



可耕可读西田畝

陈顺秋



陈顺秋 摄

《古镇古街古村落》征文选登

邮箱: 1554397725@qq.com 市政协教文卫体与文史委员会 永康日报社 主办

西田畝,原名栖田,是个人口达千人的古村,村民以陈姓为主。入村口有白底红字的村碑,葱郁的古樟,还有一个巨型荸荠雕塑。村西头的倬云公祠,茂盛的青藤爬满整道西墙,尽显沧桑。

西田畝村建于宋朝景定年间(1260~1264年),有近800年历史。明洪武三十年(1397年),宋濂在《栖田陈氏宗谱序》中写道:至景定年间,前黄文毅公(陈亮谥号)五世孙廿四公讳铎字君相者,道经栖田,爱其胜而卜居焉。

始祖陈铎,又名承聘,是前黄陈姓始祖十三世孙、陈亮五世孙。其饱读诗书,却无意功名,一心梦想效仿村祖,再造一个“前黄”出来。宗谱载有他建村的传说。陈铎在外游历了几千里之后,又转回来,来到一个芳草如茵的地方,心想,好美啊!我歇会儿。随之进入梦乡,朦胧中,见两条白龙在空中虬曲盘旋,口吐水花,鳞爪带雨,煞是壮观。忽地,水狂泻,龙长吟。陈铎从梦中惊醒,只见东西两溪水流争鸣,波翻鱼跃,长空万里如洗,远处峰高峦低,眼前绿野平川,惠风和畅。

陈铎顿觉心旷神怡,烦累尽去,脱口而吟:夹傍水,四围山,或樵或渔,数顷田,万卷书,可耕可读。陈铎决定栖此祥瑞之地,耕读创业,于是筑庐于田野之中,取村名为“栖田”。

至明末清初,栖田进入兴盛期。村里有冬常、春常两公祠,理厅、心厅两厅堂,前轩间、冬常轩间两香火厅,民房烟火云连;有民山20多处,村塘32口,良田千亩。栖田陈氏认为,其规模已超出始祖“再造前黄”的期许,于是改村名“栖田”为“西田畝”。永康话里“栖”“西”同音,有些人图省事,有些人知其音不知其意,错把“西田畝”写成了“西田畝”。文革以后,区里公社的人也大都写成“西田畝”了。

二

村中心的理厅,原为十四祖陈倬云所建。陈倬云,明末清初人,秉性淳良,轻财尚义,乐善好施,被誉为“西乡善士”,金华府颁文表彰,称他为“淳厚嘉宾”。相传当时金华知府任职期满离任,陈倬云念其是位好官,助银帮他官复原职。知府亲自上门拜谢,把亲笔题写的“桃溪逸叟匾额”赠予陈倬云,并建议把理厅的堂号“昌幼堂”改为“德星堂”。

理厅,五开间三进,两边是厢房,只有前门和后门。如若前后门一关,哪怕里面锣鼓喧天,外人也难以一窥究竟。防贼防盗虽好,搬水救火却十分不便。清同治年间,理厅终毁于易燃物引发的熊熊大火。

据宗谱记载,民国二十一年,理厅重建时,恰逢永康筑汽车路搜采木头,三千六山老树除了用作梁柱材料之外,全部被采伐买走。冬常理事把本常的所有收益都用于理厅重建,成年人按丁派工,并轮流供食工匠。

冬常理事为防悲剧重演,与宗亲约法三章:理厅虽难称杰构,但也略具规模。须知创业之艰难,守成亦复不易。厅堂为敦伦之所,理应清洁以壮观瞻,如有任意堆积,即以破坏常规悖伦逆祖论处。一、不得堆积污秽之物;二、不得堆积稻草柴薪;三、稻桶水车只可暂放不准长留。

重建的理厅,砖木结构,粗梁大柱,气势恢弘,挂有“心存保赤”的牌匾。两边厢房,板壁木门,窗棂雕花。厅堂青色水磨方砖铺地,宽敞明亮的天井及大门前面空地,用鹅卵石嵌成精致图案,条石镶边。

理厅不再封闭。正大门两侧,两道边门直通南北厢房前的两条长廊,长廊直连三进后罩房,后罩房通往塘头后。一进院子有南北两道侧门;二进院子南侧有一开放型道路,北侧有一小门通往理厅与心厅之间的小巷。

理厅成了村里的公共场所:开会、演戏、宴宾客,做木、做篾、弹棉花、跳绳、下棋、搞竞赛,上轿、落轿、拜天地,休闲、会友、庆丰收。理厅在岁月流年中老去。现今搞活动都去综合楼,现代化配置,功能更多。

村西的倬云公祠,陈倬云长子陈宗卿所建。陈宗卿生于崇祯六年(1633年),少负英杰之气,壮游太学,隐具经纶于草莽之间,器宇不凡,富比封君。留给后人18尊金佛,13只金水鸭,民谚云:若要金,陈宗卿。

倬云公祠坐北朝南,建国后改建成了小学。后厅是教室,中厅是活动场所,老师住在厢房。复式班,一人教两个或三个年级。后厅比中厅高,集合时,老师站后厅阶沿,学生排在中厅阶沿,隔着天井相向而立。放学时,学生在中厅列队,然后踏着歌声走出祠堂,各自回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村里造了小学校舍,师生们从祠堂搬出。如今,村小并到城西小学。祠堂的前厅中厅都堆着杂物,后厅已归私人所有,并进行了改建。后天井有一棵大树绿荫匝地,几棵高过屋檐的巨大芭蕉生机勃勃。攀缘的藤蔓像宽阔的绿色瀑布漫过整道西墙,新生的藤条在墙顶探出头来,摇曳生姿。

西田畝山多,全拜冬常太公陈倬云所赐。明朝上谢盐商巨富谢景铭家族名声赫赫,陈倬云说谢家再富也要偷他陈家的东西。他陆陆续续几乎买遍上谢到下山的所有山林,包括上谢村口137亩的和尚塘山。此外,后金龙、楼塘、梅垄街、梅端附近,寺口方叶儿坑老村以外都有买入,总共有20多处,算不清多少面积。

三千六山位于后面高山西麓山水拐弯处,是被垂直的山崖、山梁和东溪包围的坡地,覆盖着茂密的树林。

西田畝水多田多,土质松软,适合种荸荠,历史上西田畝荸荠是永康名品。

西田畝荸荠色红皮薄,肉质洁白,味甜多汁,清脆爽口,落口无渣。

西田畝荸荠,一度曾因产量低、价格低、改田改变了耕作层等原因,市场上很难看到。从2007年开始,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,西田畝村举办了几届荸荠节,从而

三

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在先祖看来,读诗书,达礼义懂廉耻,不为做官而是学做人。五谷稼穡,仁义至上方能长久,所以要多读书。

陈铎曾孙陈振文,才气异常,性好读书,师从金华山中东阳许白云先生。学成之后,先生称其“质实而无华,守正而不阿”,有“济世安民”之才,但不宜为官。陈振文果然修身行善,隐居不仕,终为善士。

乾隆时,太学生陈琳《栖田住基景》中的“物色发动午余书”,呈现的就是栖田人勤勉读书的情景。在清代,村里太学生、邑庠生不少,有的一家就好几位。例如陈倬云,有两子一孙是太学生,一子一孙是邑庠生。例如匏(páo)房的陈兆育、陈信邦,也是父子同为太学生。村东大路沿,原有一幢清代建筑九间两层的书堂屋。

当代学子也有勤勉读书的例子。1977年,恢复高考的第一年,村里就有一位女生考上大学文科

本科;1978年,两位16虚岁的少年陈传升与陈秋水,分别考入杭州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。

陈传升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与社会行为系主任、终身教授,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。他在研究基因、脑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至今在SCI、SSCI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(包括接收)学术论文130余篇。陈秋水成了光电技术专家,在上海工作时,多次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。在波士顿,获得了几十项国家或国际发明专利,为光纤通信、光学传感技术及高性能光电材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随后,他俩的同龄人中,又有人考入军校,考入师范。

那时刚恢复高考不久,录取率极低,村里有户人家因三个子女被录取而受公社表彰。西田畝因为考出去的人多,一时被邻村羡慕。现如今样样发展,村里一家有两个留学生都平常看待了。

四

同治元年(1862年),有一天强盗来犯,附近百姓逃进坡地树林,以为有山崖深水密林作掩护,定能躲过一劫。不料,一男孩带进去一只公鸡,公鸡一叫暴露了踪迹,强盗放火烧山。烈火炎炎,乌烟满天,惊恐的惨叫声和哭喊声被大火吞噬,没有一人能逃脱。

据说有3600人被活活烧死,这个坡地因此被称为“三千六”。

“三千六”的灾难太过惨烈,为了祈福,人们把它边上的深潭起名为“百子旺”。在太平盛世的今

天,三千六已是城西工业区边上的一个住宅小区。

夹傍水,傍的是东溪西溪。东溪沿卢朱山、三千六、梅垄山,在山与田之间穿行,在百子潭建有电灌站。西溪上游是上黄水库,经流田野,上坝、水碓坝拦水浇田。水碓坝落差大,常年有一挂小瀑布,边上有株挺拔的古枫。坝下深潭,时有男娃在此跳水练胆。

西田畝村东到村北,有大小七口池塘连成的长塘。临水人家,开门即见烟波渺渺、水底蓝天。

五

提升了西田畝荸荠的知名度,优化了品种,提高了村民种植积极性。

2012年,村里投入70万元进行电气化改造,还特地为荸荠种植区安装地下电缆,以保证灌溉用电。

目前,西田畝荸荠的品种主要分小种和大种。小种为传统品种,色红,个头适中。大种为新品种,色暗红,个大,最大的直径五

六个厘米。

2018年,村里荸荠种植面积约100亩,亩产达2000公斤。荸荠种得多种得好的农户,收入万元不是难事。

西田畝的环村路是连着三环路的,三环路经五金大道与高速公路相接。昔日所谓的“农村乡下,地角田畝”,已然被城乡一体化。相信西田畝的路会越来越宽,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!

永康市语言文字工作

永康日报社

宣